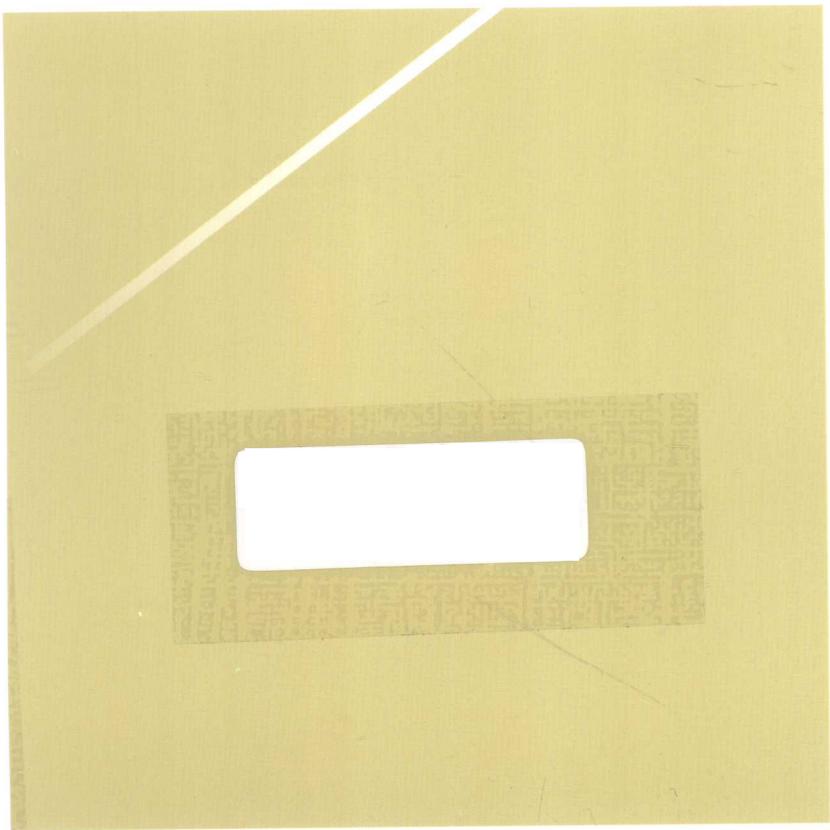


/ 哲学通识读本 / 主编 唐正东 张亮

城市与人

胡大平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

/ 哲学通识读本 / 主编 唐正东 张亮

城 市 与 人

胡大平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与人 / 胡大平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5

(哲学通识读本)

ISBN 978 - 7 - 305 - 14965 - 8

I . ①城… II . ①胡… III . ①社会哲学 IV .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688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哲学通识读本

书 名 城市与人

著 者 胡大平

责任编辑 蒋桂琴 编辑热线 025 - 83592655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32 千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4965 - 8

定 价 34.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发挥哲学在通识教育中的作用， 办好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代序)

张一兵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所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指明了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中国大学的沉浮，映射了近代以来的国运兴衰。从在民族救亡中发轫和竞争对话中摸索，到专业化的大发展和素质教育的改革，再到面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两个甲子的非凡之路。今天，办好中国通识教育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通识教育以培养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见识、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完整的人为目标。作为“爱智”之学，哲学本身就与通识教育的精神内在相通，并且在通识教育的发展中扮演着核心和基础的作用。它在培育学生的理性批判思维，引导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理性地驾驭自我和从容处世的能力，进而成长为“扎根中国、胸怀世界、勇于创新”的现代人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09年以来，为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南京大学全面推行了“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经过五年多的努力，以这一改革为龙头的南京大学通识教育建设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国内和国际高等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反响。借助于改革所搭建的制度平台、开辟的实践空间，南京大学哲学系严格贯彻“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的理念，坚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结合自身学科特色和优势，从顶层设计出发，紧紧围绕“认识世界，咨政育人”这一根本宗旨，以“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为核心导向,精心打造了包括高水平通识课、高年级研讨课、新生研讨课和文化素质课在内的四级哲学类通识课程体系,为积极发挥哲学通识教育在咨政育人、创新人才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功能做出了有益探索。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改革,充分挖掘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贯彻落实这一文件精神,南京大学哲学系和南京大学教务处、南京大学出版社展开通力合作,在借鉴国外一流大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出了这套与课程体系相匹配的哲学通识教材,全面普及哲学知识,启迪智慧,系统强化哲学的育人功能。

据我所知,这是国内高校自主编写的第一套比较全面、系统的哲学类通识教材。我衷心地希望,这套教材的出版能够为进一步深化南京大学“三三制”教学改革,积极提升南京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建构具有南京大学特色的通识教育模式和教材体系提供有益探索。

目 录

导 论 理解城市	1
第一篇 轨迹：作为文明的城市	
第一章 城市革命与文明的起源	19
第二章 现代性与城市	35
第三章 当代都市状况	52
第二篇 地方：作为空间和建成环境的城市	
第四章 城市/地方	75
第五章 城市形态和建成环境的构成	97
第六章 建筑师之梦、乌托邦和光辉城市	111
第三篇 体验：作为认同的城市	
第七章 南京长江大桥	137
第八章 一个被称为社区的地方	171
第九章 景观体验	197
参考文献	210
后 记	214

导 论 理解城市

对于我们这群聚集在大学课堂的人来说，城市已经成为无法逃避的事实，无论你来自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还是来自川北的某个小乡村，无论你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在全球，有一半的人如此，中国也差不多有相当的比例。当然，对于另一半人来说，城市亦是他们无法逃避的事实，尽管他们并非直接生存于其中。因为，在现代社会，无论都市还是乡野，实际生活都是按照城市来构造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不仅中国，而且整个世界，绝大多数人将会直接生活在城里，乡村将成为一种文明的“残余”。现代化即城市战胜乡村的过程，这一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脑海里。当世界城市化率达到 50% 时，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在其《世界城市状态(2011/2012)》年度报告中便直接断言我们注定要进化为“城市智人”(Homo sapiens urbanus)。城市不仅在过去，而且更重要地，在将来，是人类命运之所在。谈论城市，即谈论人类的命运。

一、本书的旨趣

对于如此重大的事实，我们从何入手，怎样来谈论呢？城市早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围绕它却少有共识。无论是关于城市的定义，还是古代城市意义的理解，或者当代城市规划的原则，都是如此。这使得研究界常常套用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在 20 世纪 30 年代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相信存在着某种起支配作用的原理，只是我们尚不能揭示它们。因此，在城市这个话题上，我们面临的不是一般的学术困难，而是理解文明的困难。漫长的人类演化史造就了丰富的城市世界，每一地方都具有与众不同的东西，工业化以来的历史更是不断推动和强化着人类个性和自由的发展，从而不断增强着城市的复杂性。城市规划思想的重要先驱之一格迪斯在 20 世纪初便写下一段著名的评论，他说：

每一座城市都被无数的朦胧景象所环绕，每种景象都可能纵横交错、复杂多变。这种模式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常常像难以阐

明的迷宫般，且当我们对其观察的时候，一切均在不断变化之中，每时每刻。不仅如此，这种特别的网络已经重新自我地编织起来，形成新型且巨大的联合体。而在这迷宫似的城市联合体中，并没有纯粹的观众。^①

这既解释了在城市问题上为什么缺乏共识（“不断变化”着的“迷宫”），亦指明了我们介入的意义和深入城市肌理的方式（没有纯粹的观众）。

“城市是人类的卓越成就，人们只有通过实际体验具体的城市建筑才能领会到。”^②本书便是从体验（经验）角度来理解城市的尝试。我们并不主张经验是理解城市的唯一正途，然而却相信它是解决当前城市问题所代表的文明问题之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在导论中，我们简单地回应如下三个问题：城市形象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从经验角度理解城市面临的难题和意义，以及经验视角的核心原则和方法。

二、城市形象与经验

无论是在集体经验中，还是在个体经验中，城市都不是一个稳定的形象。这不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解释的基本事实。

◎ 故事一：城市形象在欧洲思想史中的起伏

前文引用的格迪斯言论出自《进化中的城市》，该书出版于1915年。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乃至世界拖入绝望之中。在这种绝望中，格迪斯出版一本有关城市进化和规划的著作别有深意。在他看来，时代面临的问题与工业和军国主义直接相关，但人类的未来既不取决于军国主义，也并非依赖工业，而在于城市和区域的重新组织。

城市和区域的重新组织，或者更简单地说，地方的重建，自格迪斯以来，对文明的重要性愈益加强了，同时话题也愈发沉重和困难。话题的沉重来自这个事实：回首历史，尽管我们会同意文明主要是建立在城市之上的，但是，以欧洲为尺度，其对“小山上闪闪发光的城市”的不懈追求却造成了似乎相反的后果，城市的信誉在文明中不断跌落，第一次世纪大战前夕便达到低

^① 帕特里克·格迪斯：《进化中的城市》，李浩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② 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黄士钧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点，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便是这种情绪的重要表达。格迪斯虽然采取与斯宾格勒相反的乐观主义立场，但他们对城市文明之衰落的指认却异常一致。

斯宾格勒问道：

代替一个世界的，是一座城市，一个点，广大地区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它身上，下余的地方则枯竭了。代表典型的，土生土长的民族的，是一种在流质状态中不稳定地凝聚着的新的游牧民族，即寄生的城市居民，他们没有传统，绝对只顾事实，没有宗教，机智，不结果实，非常看不起乡下人，尤其看不起那种高级的乡下人、乡绅。这是走向无机、走向结局所跨出的一大步——这有什么意义呢？^①

当然，对于城市文明的这种质疑，既非斯宾格勒一人的立场，也不是关于城市的唯一看法。实际上，在欧洲历史上，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城市）作为欧洲文明的原型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美化，在启蒙运动时代，城市亦被视为文明的代表。对城市的质疑，只是在工业革命导致肮脏、贫富对立和冷漠的城市与田园诗般的乡村对立之后才成为一种流行的论调。^② 19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记录了这一点。伦敦成为那个时代关心人类生存意义的文豪们群而攻之的对象，伟大诗人雪莱便将伦敦描述成地狱，狄更斯的小说则以丰富的细节描述了它的悲惨，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我们来看一看雨果对19世纪30年代巴黎的描述：

这时如果有人长着蝙蝠或枭鸟的翅膀在巴黎上空飞翔，他便会看到呈现在他眼底的是一片凄凉景象。他会看到圣德尼街和马尔丹街经过的、穿插着无数起义的人们赖以建造街垒和防地的小街小巷，这整个城中之城似的菜市场老区，圣德尼街和圣马尔丹街贯穿全区，看起来就好象是挖在巴黎中心的一个其大无比的黑窟窿。在这一带地方是望不到底的。由于路灯已全被破坏，窗子也

^①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5页。

^② 关于欧洲思想中城市观念的起伏，参阅卡尔·休斯克：《欧洲思想中的城市观念：从伏尔泰到施宾格勒》，杜恺译，见孙逊：《都市文化史：回顾与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都闭上,这儿已没有任何光、任何生命、任何人声、任何活动。暴动的无形警察在四处巡逻,这时的秩序便是黑夜。把一小部分淹没在广大的黑暗中,用这黑暗所创造的条件来加强每个战士的战斗力,这是起义必要的战略。在那天天黑时,凡是有烛光的窗子都挨了一枪。光熄了,有时住户也死了。因此动静全无。那些人家只有惶恐、哀伤、困惑,街上也只是一片压倒一切的阴森气象。甚至连一排排一层层的窗户、犬牙交错的烟囱和屋顶、泥泞路面的微弱反光也都看不见。从上往下向这一大堆黑影望去的眼睛,也许能看见这儿那儿,在一些相距不远的地方,有由朦胧的火光映照着的一些特别的曲折线条,一些形状怪异的建筑物的侧影,一些象来往于废墟中微光似的东西,这便是那些街垒的所在地了。在这之外的其他地方全是迷雾沉沉,死气弥漫,象一潭黑水。突出在这些上面的有些屹立不动的阴森黑影,那便是圣雅克塔和圣美里教堂和两三座人要赋以高大形象而黑夜要使之成为鬼物的建筑。^①

今天,由于能源、生态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全球城市化扩张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这使城市成为争论的焦点。在这一语境中,既存在重新讴歌“城市的胜利”的思潮,也存在将城市视为“歹托邦”的情绪。简言之,城市不再具有唯一稳定的形象,而是成了争论的源泉。无论如何,城市形象在欧洲思想中的变迁说明:不同的时代,城市对人们的影响并非一致,这也造成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城市褒贬不一。

◎ 故事二:我的城市历程

我的老家在江苏句容,父辈都是农民,俗称“乡下人”,但我这一代,堂表兄弟姐妹十来户,都成了“城里人”。这与我们个人奋斗有关,也沾了“城市化”的光。从个人奋斗的角度来看,我这一代人,打小的时候,如果有理想的话,便是非常朴实的一个想法,成为“城里人”。那对我们意味着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劳动之苦,更重要的是,“国家户口”旱涝保收,不再受贫穷威胁。以学理方式来描述,城市意味着就业机会、富裕的生活以及高品质的文化。这种城乡差异,不仅是工业化以来一般意义上的城乡差异,也与我国独特的经济、政治结构高度相关,特别表现为由户籍政策维系着的城乡身份

^①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0—1491页。

差异。不过,现在,许多方面都在改变。至少,农村地区的孩子,特别是像苏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考不再是唯一的路径了。户籍不像以前那样成为决定个体命运的因素,国家的户籍政策也开始加速改革。接下来情况将大为不同。

当我通过升学顺利进城,城市对我又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了。大学校园是我们吸收各种新知识、发展自己个性和能力的平台,又是我们以自己方式参与政治的空间,也是我们进行各种创造的地方。在城市里,我们如鱼得水。

近十年,城市对我来说又有了新的意味。南京也像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拥挤、吵闹、塞车、空气污染,一年到头像个大工地,加之工作压力和因专业而形成的认识,我渐渐对其产生了厌倦,虽然它还不至于像一些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如詹姆逊)所描述的是“罪恶之城”,但显然已不是少时想象中的天堂了。

在我个人的经历中,城市也并不具有稳定的形象。同样可以肯定,这绝不会是我一个人的经验。

三、经验的意义

上述两个故事表明,在城市的认知和评价中,无论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体生活史来看,经验都是不断变迁的。换句话说,正是从经验角度来看,无论是思想史的故事,还是个人体验,都很难以一种不变的眼光来看待城市。因此,在直观上,从经验维度来介入城市讨论是成问题的,它无法达到假定为普遍的理论目标。

经验本身的确定性和可靠性,正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哲学史围绕它产生了丰富的争论,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献。我们既不想通过整个经验主义积累的各种优越性论证来保证自己讨论的合法性,也不准备另辟蹊径为争论之解答提供一种标准答案,那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经验视角确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在今天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有重申的必要。

表面上,由于认知、评价和审美的差异,经验难以成为确定和可靠的标准,甚至它是许多纷争的来源。不过,实际上,情况远非如此。如果承认在经验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对抗之一,那么我们试图在经验之外设想能够调和它们的普遍东西,这是可能的吗?更进一步,学会在差异和冲突中共存而不是设想经验之外的绝对和谐,难道不正是文明的基本

目标和价值所在吗？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经验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社会和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相反，在城市问题上，现代规划科学将环境从我们身上剥离出去，在官员的办公室、在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工作室里加工，将之抽象为某种高于生活的法则，这不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直接原因吗？

简言之，既然我们在经验中已经承认，城市是作为客观对象出现的，但它也始终是人创造、改变和体验的对象，城市是一个不断变化和丰富的过程，而非一成不变的实体，那么我们完全可能由此出发来阐明我们社会生活的过程特点以及今天面临的诸多难题之实质，而不会陷入所谓相对主义的泥潭。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南京地铁一号线投入运营的时候，乘客们发现，除了新街口、鼓楼等几个“大”站（想象中乘客集中的地方），多数车站都没有公厕。如果不是碰巧内急，你当然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妥，但问题是，一旦内急，你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个时候，即便是骂娘，也是正当的。更重要的是，一天里，来来往往的人群川流不息，总会有几个内急的。不管拿出何种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地铁、市政和设计方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那种做法不是为生活服务的，它对抗着人们的生活经验。

从根本上，对经验的遵从便是听从生活的召唤。雅各布斯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尖锐批判便是因其遗忘了生活，而把抽象的秩序原理当成某种神来崇拜。这种批判与胡塞尔关于近代以来在科学支配下产生了“生活世界”遗忘的警告实际上是同一脉络。但遗憾的是，现代规划和城市管理却在理性原则支配下采取了简单而粗暴的思路，从而造成了诸多僵局。例如，在交通设计中，为什么往往拓宽道路却容易造成堵车现象？这是因为设计者没有考虑实际行车经验。针对这一问题，1991年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采取了“街道瘦身计划”，在增加畅通性的同时也减少了交通事故。这一计划逐渐在全美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有数十个城市效仿，甚至有一些地方把标准街道减小30%。^①与这个例子相对应的但令人纠结的，是市容管理问题。近十年中，“市容”执法引发的冲突不止一次在全国引起高度关注，成为媒体热点之一。在纠结中，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采取单一的净化思路和粗暴的驱赶措施是错误的，它不仅不能维持长时间的目标状态，而且如果真的达到了

^① 关于这个例子，参阅迈克尔·索斯沃斯，伊万·本-约瑟夫：《街道与城镇的形成》，李凌虹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6章。

预期目标,也将是十分恐怖的,因为它会使空间丧失活力。这一做法没有理解这样一个原则,即“城市里各种事物的混合本身就是一个关键因素,事物间的互相支持就是一种秩序和法则”^①。小商贩们的聚集本身就是空间活力的征兆,在经验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从宏观到微观,无数的例子说明,经验是我们改善城市生活的基础。因为正如杜威所阐明的那样,经验的性质是由基本生活条件决定的,“是有机体在一个物的世界中斗争与成就的实现”。经验是活的生物与环境条件相互作用的记录,因此是生命过程的体现。“经验本身具有令人满意的情感性质,因为它拥有内在的、通过有规则和有组织的运动而实现的完整性和完满性。”^②

由此观之,我们亦可以说,人是生活在自己的经验之中而不是空间之中的,空间作为一种科学表达方式,恰恰剥离了我们对乡村、城市等这些具体空间形态的直接体验。虽然我们在思维中可以将空间和时间切割成某些孤立的属性并且分门别类地讨论它们,但在生活中,我们既看不到与时间分开的空间,亦不能仅仅从一两个维度来感受空间,尽管在某些时刻,我们确实只关注其主导的性质。例如,教室在多数时候只是人们称为学习活动的场所,但在需要的时候,将桌椅搬开,开一次联欢会又如何呢?在有些人看来,草坪似乎只是用以观赏的,但在校园中,难道我们没有发现,一次草坪上的晚会不是胜于大学四年的观赏吗?如果你认识不到这一点,那可能是被理性化的规则或者书本知识框住了。在生活中,空间就是场地,就是一次生活、运动的机会。城市,作为空间,意味着多样性的生活,这是我们在经验中发现的,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也是由我们经验决定的。

在谈到经验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它的如下两大基础特性。

1. 整体性

林奇强调:“城市是人创造的,城市给人最精彩的感觉应该是‘起源于艺术,发展于需求’。主动调整环境,区分和组织感官所感知到的事物,是人类亘古以来的习惯,生存和统治都需要基于这种感觉上的适应性。”^③林奇谈到感觉上的适应性时,强调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城市记录了人类集体生活的一切,这使得它具有艺术的特征。无论是对个体来说,

^①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页。

^② 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40页。

^③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还是集体来说，城市的魅力都在于其无限性。这种无限性表明，它就如我们的经验本身，是整体的，即由多种实体、关系和过程构成然而不能还原为某种单一要素的整体。整体性，不是我们直接用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全貌。在今天，城市，作为一个对象摆在我们的面前，它直接表现为一个由人、建筑物、车辆、景观等堆积起来的庞然大物，我们生活于其中，很难直接窥见其全貌，亦无须如此。因为，我们在经验中能够直接感受这一点。

不过，现代社会使我们的经验片面化了，从而压抑着这种整体性。分工使我们的能力及生活局部化，从而，我们的经验也碎片化了。从劳动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陷于一个岗位上不断强化某一方面技能，从而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但同时亦对其他的技艺和领域越来越漠然。比如哲学这个行当，我既不知左边办公室的逻辑学家干什么，亦无法理解右边办公室语言哲学家的所为。这个问题在 20 世纪 20 年代便在批判理论家那里得到关注，并且逐步成为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标准判断。在此，我不准备展开阐述，而是指出在全部分裂中的最大分裂，即行动与思想之间的分裂。

因为这种分裂，我们的人格也片面化了，生活自然也失去了平衡。在此等情境中，我们越是贬低身外之物，我们越是压抑不住对其过度追求。美国著名城市史家芒福德便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失衡视为现代城市的最大问题。建筑学家吉迪翁也持差不多的立场，只是他更加强调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脱节，他说：“思考与感情的方法相一致的程度，可以决定一个时代的均衡程度。在此等方法彼此背道而驰的时候，则无形成文化与传统的可能……击灭 19 世纪的壮大力量的，正是思考与感情之间的不幸分裂。这一分裂的结构就是分裂的人性与分裂的文明。”^①

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表述，其实质都在于个体意义上经验的整体性被切割，从而人本身被挤压，而文明则成为扭曲的结构。因此，在今天重新领会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与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是重建平衡的前提和当务之急。

2. 现场感

谈及整体性或者必然与之相关的完满性时，在现代性之抽象中，人们往往亦喜欢用德国古典哲学之总体性 (totality) 或现代系统科学之系统 (system) 概念来强调其大于部分之和的性质。从认知角度说，这本是不错

^① 希格弗莱德·吉迪翁：《空间·时间·建筑》，王锦堂、孙全文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 页。

的,但存在一个风险,即往往由此将其视为一种独立于人的经验的东西,好像整体是一个实体似的。这是成问题的。固然整体源自部分之间的关系,不能还原成部分,但它不仅不能脱离部分而存在,而且只能通过部分被把握和感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经验中通过部分感受到整体的存在,这恰恰是经验之完满性的体现。经验本身便不是能够被分割成认知、审美、伦理等要素的整体,也不能被还原成理智或情感等某种单一的属性,虽然在分析的时候我们有时需要这么做。这便涉及经验的另一重要特征,即现场感——一种直接的在场(present)。我们在报告厅里听报告,立即便会对报告厅这个空间做出好坏判断。如果其中有根柱子,它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而我们渴望与报告人直接面对,这时,我们说报告厅不好无论如何都是对的。如果专家们辩解,从力学角度来说,空间尺度的扩大需要这样一个支撑,那么,我们立即可以对专家做出等级判断,因为有人解决了这样的难题。中央大学的礼堂(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大的礼堂)、重庆大礼堂(1954年落成,原名“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南京大学校友张家德设计)都是历史上先后产生的杰出例子,用西式穹顶结构解决大跨度问题。简言之,以建筑为例,它的好坏不能以某种方式的表象或再现(representation)作为标准,而是以其现场感为标准。

正是从经验的现场感出发,我们谈及空间、秩序和城市的时候,不是在自己的经验之外寻找它们的表象,而是通过自己的生活来感受它们。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不同的空间概念是不一样的,这与他们的文化、建立在某种技术和组织模式上的社会结构、个体的直接生活经验等复杂的因素联系在一起。在总体上,空间认知具有强烈的现场感,这是地点在我们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基本原因。

城市的现场感便是表现为一个具体的地点,能够支撑在其中的居民之生活需求并反过来被他们所塑造。如果脱离这一点来谈论好城市和建筑的标准并按那些标准来建设城市,这就好比在身外的世界去寻找人性的支点,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例如,如果一栋建筑像我们每家都使用的马桶盖(浙江湖州“中国湖州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你是否喜欢它呢?地点被锁定并因此形成特定意义的空间,意义则是地点认同的基础。在谈论城市的时候,正是经验的那种现场感组织着意义。

我们还可以从更多的属性来谈论经验,但无论怎样谈论,都必须记住:经验不是被动地旁观已经摆放在那里的事实,而是不断地去经历和体验,即参与和思考,也即用自己的生活去撞击周围世界——人和物构成的整

体——倾听这种撞击的回响并因此有所感触,有所心动,有所发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通过理解周围而理解自己,并在这个双重理解中获得存在的确定性,即我们选择的确定性。

在提及确定性时,需要简要地回应一下围绕主观与客观、变与不变等问题产生的所谓相对主义问题,重申确定性本身便是所有此类对立在特定语境(时空条件)下的协调。

从现象上看,每一个城市,都有其值得称道的地方,也不可能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北京给我们提供巨大的事业发展机会,但也可能牺牲我们的生活质量。有人因为其机会而不顾成本,这就造成“北漂”现象。也有人喜欢恬静的生活而放弃北京巨大的机会,跑到那些景色怡人的小城镇去居住。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在这种多样性的差异中,人们往往喜欢问:空间到底是人类描述自己生活的客观维度还是主观维度呢?

我们可以从生活经验来回应此类问题。比如,从南京到北京去旅行,距离是固定的,但是,在不同的人那里感觉却是不一样的。对于同一个人,回来感觉就比去的时候要短,因为故乡和家的亲近感消化了距离。同样的7.5公里,在张家界的金鞭溪游览和在一般公路上行走,感觉肯定也不一样。不同的人,不同的旅行目标,不同的旅行方式,造成对同一距离的不同感知。以科学的语言来说,在这些现象中,出现了实际距离测量模式与认知距离测量模式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十分普遍的,在哲学上,则涉及一个重大命题:人们的行为根据不仅仅是世界的存在方式,还有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基于此,对于对象世界的描述,必须充分照顾到世界的主观性质。当然,这也不是意味着就因此走入相对主义的立场。实际上,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正是解决相对主义难题的基本方式。

四、从地方入手将经验坚持到底

一个建筑作品不会在真空中出现,而是处于事物和人的世界之中,并且揭示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建筑作品因而可以帮助人们诗一般地居住在天地之间。当人们能够“倾听”事物的诉说,能够把对建筑语言的理解设计到作品之中时,人们的居住就可以达到

诗意的境界。^①

我们不必顾及提供这段引文的挪威著名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的现象学视角,重点在于其提出的“事物和人的世界”这个问题。在常识中,世界本来就是由人与物组成的,为什么往往在诸如此类的表达中,非得以同义反复的方式来强调一下?原因便在于流行的学科视野往往脱离人而谈论物(建筑、城市等),然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这也是我们强调经验意义的基本原因。在经验中,城市不是抽象的空间,而是具体的地方——由作为客观对象呈现出来的某种结构、形态等,以及人们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所构成的生活场所和情境。地方是由自然景观、建筑和人的活动共同营造出来的某种有边界的空间,地方感便是对这种空间的认同和投注。从心理和文化角度来说,地方感源自秩序的需要,因此需要强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作为支撑,也正是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使处于其中的人产生亲近感,如鱼得水。

我们主张从经验角度来探讨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便是立足于地方来反思生存与空间(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基于上述经验的定义扼要地强调几点认知原则。

首要的便是整体性认知,即坚持普遍联系的观念、关系性视角和时空相关性。城市作为综合体,不仅由多种物和过程构成,而且包括结构、形态、意义等多层次内涵,例如建筑便以物化形式记录了人类进化的痕迹,完整地包含技术与社会两方面内容。这两个方面,我们往往会以独立方式加以叙述,但它们在历史上进而 在我们的经验中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我们一般会关注从早期的“构木为巢”到今天的摩天大楼之技术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如何通过结构诗学记录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然而,使建筑成为历史的并不只这个方面,先贤们在强调印刷文字普及之前建筑是历史的书写时,还有其他更深的意味。让我们来看看古罗马建筑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即许多遗址建筑上都有人像柱,例如女像柱(Caryatids,图0-1)——身穿贵妇长袍的女像,它们上部安置了上楣与上楣底托石,这是为什么呢?这源自一个故事。卡里埃(Caryae)是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城市,但它在希波战争中站在波斯人一边,后来希腊人赢得了战争,便联合起来向卡里埃人宣

^① 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居住的概念:走向图形建筑》,黄士钧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